

探微陈赞一短篇小说主题与艺术的多元变奏

孙新运

孙新运 1966 年 9 月出生，辽宁省丹东市人，获沈阳师范大学学士学位，获辽宁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曾在辽宁师范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辽东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出版专著《蔡楠小说论》《解读杨晓敏》《孙新运评论集》，发表过 30 余篇学术论文，主持过多项省级研究项目。

修辞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2013 年获得金麻雀奖理论类提名奖，被评为 2013 年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

陈赞一博士是微型小说的实践者与创新者，陈赞一博士的三部微型小说集《一点道理》《死亡死亡》《陈赞一微型小说变奏曲》，创作的时间基本上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内地的微型小说的倡导和创作推动，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的微型小说的倡导与实践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而内地的“闪小说”字数的限定与命名，是由微型小说作家马长山、程思良于 2007 年明确提出概念并倡导，而在此之前陈赞一博士已经创作了大量的闪小说，并予以出版。所以说，陈赞一博士是微型小说的实践者和推进者。

陈赞一博士的这三部微型小说集主要包括了三种小说，一类是字数在百字以内的百字小说，一类是 600 字以内的闪小说，还有一类是 1500 字以内的微型小说。这三部微型小说集中，除去重复的篇目，共有 98 篇，只有《棋棋》有 2027 字，超过 1500 字，其余的小说都在

1500 字以内。其中在一百字以内的百字小说 5 篇，101——600 字的闪小说 57 篇，601——1500 字的微小说 36 篇。陈赞一博士的这三类短篇小说各具特色，不管从主题还是艺术特色方面都是相当出色的，值得读者阅读，更值得研究者深入细致地研究。

一、百字小说

百字小说是指一百字之内的小小说，百字小说并不是当代人的新创，这种文体自古就有。中国先秦古籍《山海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清代蒲松龄的不朽名著《聊斋志异》，清代的《笑林广记》中都不乏百字的精品。

百字小说最明显的特点是形式的短小，有人称百字小说为绝句小说。百字小说虽然篇幅短小，但是以小见大，具有独特的魅力与风采。从数量上讲，陈赞一博士的百字小说不多，但是创作的成就和艺术特色也是可圈可点的。

（一）扎根日常生活的选材特点

这三部微型小说集中的百字小说，从选材上看，大多是从日常平凡小事中挖掘各种人性，比如对亲情细节的描写，《大个仔》和《上学》通过父子间的日常对话，表现了父亲教育孩子的温馨时刻，抓住孩子心理的柔性引导，藏着日常亲子互动里的小智慧，藏着家庭里朴素又温暖的不同的期待。《爱》选取的是街头的意外事件，《我想飞》选取的是海边的礁石，《问》选取的是残疾的乞丐与流浪狗，展现了与底层小人物的情感联结。这几篇百字小说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个取自于生活点滴的镜头，让镜头定格于读者的眼前，也定格在读者的

心中。

这几篇百字小说的选材扎根现实的日常生活，从平凡场景或事物中挖掘出人性，情感和内心追求等深刻内涵。这种写法，与内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微型小说的写法比较相近。而香港八十年代末的微型小说，更多的是倾向于都市的疏离感，主要是运用跨文化的碎片式的表达。

（二）把抽象的情感压在具体的小瞬间里的主题特点

从主题上看，这几篇百字小说都是抓住微小却尖锐的生存感受，《大个仔》和《上学》讲述的是父亲充满智慧地对孩子的教育，也表现了孩子的无奈。《问》通过小乞丐问流浪狗少了一条腿的原因，体现出对生命苦难的共情，同时也暗示着即使自身艰难，也要保有对其他生命的悲悯。

《爱》通过陌生人和母亲面对孩子被砸事件的不同反应，展现人性的差异，表现人性善恶的对比。《我想飞》以海边磐石自喻，表现了对自由和广阔天地的向往。

这几篇百字小说都是以极简的文字藏生活的褶皱的情绪，不铺陈，只挖掘普通人心里的小伤口和小渴望，把抽象的情感压在具体的小瞬间里，靠细节戳人。这种主题取向，和香港的微型小说聚焦都市边缘情绪，日常隐性困境的核心主题更契合。而内地同类型的微型小说，更多会带点社会问题的显性批判，而陈赞一博士的这几篇百字小说的主题更加内敛，更具有私人性。

（三）简洁文字传达生活的感悟的艺术手法

这几篇百字小说以极简的对话与情节勾勒故事，留白丰富，给读者以极大想象空间。语言风格质朴自然，却在平淡中蕴含深深刻意蕴，用简洁的文字直击人心，极具艺术张力。

《问》通过小乞丐与流浪狗的互动，用极简笔触勾勒出社会底层人物对命运苦难的关注，留白艺术处理，引发读者深度思考。《上学》与《大个仔》情节凝练，叙事简洁有力，在人物对话与心理变化中展现成长的主题，情感真挚自然，平淡中见深刻。《我想飞》意象独特，运用象征手法，将内心的渴望与现实巧妙结合，文字简洁富有诗意，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陈赞一博士的这几篇百字小说，注重以小见大，用简洁文字传达希冀情感和对生活的感悟，善于捕捉都市生活中个体的微妙情绪，在短小篇幅中营造独特韵味，这些艺术手法都带有浓厚的香港百字小说的特点。内地的百字小说更注重情节的起伏跌宕，结尾往往有出人意料的反转，以巧妙的构思吸引读者。内地有的百字小说会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带有较强的批判性和讽喻性，从生活小事中挖掘社会问题。其语言风格也较为多样，有的质朴平实，有的华丽精巧。

二、闪小说

闪小说是一种源于中国的新兴小说样式，名称来源于英文“flash fiction”，闪小说是字数限定在 600 字以内的超短篇小说，它由微型小说作家马长山、程思良于 2007 年明确提出概念并倡导。闪小说是灵感的火花，是心灵的闪电。篇幅极短，但内涵却不简单，针砭时弊，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作者可以运用闪小说，创作出人物形象生

动、故事情节构思巧妙、内涵丰富耐人寻味的佳作。

（一）闪小说的主题特点

1. 本体探究

陈赞一博士的闪小说一般不绕到社会影响和读者感受这些外部因素，而是挖掘小说主题的本质，只盯着主题本身是什么，怎么构成，核心逻辑在哪。他的闪小说总是围绕生命本体，对人的存在状态与价值进行思索，挖掘个体生存本质，把生命本身当作核心，就盯着人活着到底是什么状态，活着的价值在哪，找到每个个体生存藏在表面之下的真实本质。

《吃饭》这篇闪小说表现了微细生命的徒劳与命运无常，蚂蚁努力搬运饭粒，一路困难重重，走得不稳，在冰箱上失足，可最后快成功时饭粒掉落，还被翠玉踩扁，体现了蚂蚁的徒劳。而翠玉没察觉饭粒和蚂蚁，一脚下去改变蚂蚁命运，这种毫无预兆的意外，也显示出命运的无常。表现了万物皆有生存执念，蚂蚁抬着饭粒，一路上哪怕艰难险阻，却始终没有放弃，一次次重新抬起饭粒继续前行，蚂蚁为了获取食物，也就是为了生存，有着一股坚定的执念。这就是在说，不管生命多么渺小，都有着强烈的想要活下去的本能和对生存的执着。也表现了人类视角的麻木与生命错位，翠玉拿着饭碗走路时，饭粒掉了都没察觉，后来还一脚踩扁饭粒和蚂蚁。她全程都没注意到这些微小生命的大事，这体现了人类对微细生命的麻木。而蚂蚁拼尽全力搬运饭粒，对它们来说这是关乎生存的要事，在人类眼中却微不足道，这就是生命错位，人类和微小生命对事物的认知和重视程度完全不同。

《成长》这篇闪小说按时间顺序，详细记录了甲、乙等人物从出生、成长直至死亡的全过程，还写了死后肉身参与到自然循环中，体现出生命本体在自然中的延续与循环。作者抛开了外界的繁杂因素，聚焦生命从开始到结束的本质状态，展现生命本体的发展规律和与自然的联系。表现了灵魂永恒，肉身转回互通的思想，甲、乙等去世后，作者都提到灵魂上了天堂，这暗示灵魂是永恒存在的。而肉身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到自然循环中，甲死后肉身滋养果树种子，果树结果被乙的母亲用来榨汁给乙喝；丙死后肉身被鸟吃，鸟又被猎人射下煮给孕妇吃从而诞生丁，体现了肉身的转化互通，在不同生命间延续，也表现了生命延续的无形传递，这种不直接延续，但一环扣一环的传递，没有明显的生命交接仪式，却在自然流转中完成了生命延续。小说里的普通人，一辈子过完看似结束，其实肉身化成别的使用寿命养分，甲变老去世，肉身滋养果树，果树又参与到乙的生命里，乙老了再重复这个过程，从生到死再以另一种形式回到生命里，刚好对应平凡一生藏着的循环本质。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变成另一种生命继续存在，没有残酷的对立，全是自然里温柔的承接，让人觉得所有生命本来就连在一起，这就是万物一体的温柔生命观。

《史》这篇闪小说通过记录几代人简单的生命历程，像出生、生子、死亡等，没有过多情节修饰。不同人的寿命、结局各异，却都在经历生老病死，这体现出生命本质上都要走向终结，同时又以繁衍的方式延续，在这种重复与变化里，探讨生命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本质问题。小说里有活了一百年病死这种自然衰老死亡的，也有活了五

十年意外死亡的这样因意外离世的，还有活了四十年自杀死亡这种主动结束生命的情况。不同的人物以多种死亡方式存在于家族生命谱系中，展现出死亡样态的多元性。小说一代又一代人生儿育女，血脉不断延续下去。但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走向死亡，不管之前怎样，死亡都让一切归于虚无。一边是生生不息的血脉传承，一边是个体死亡带来的空无，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家族中的人都遵循着生老病死的大致轨迹，一代代延续，像是命运的一种必然相随。但无常在于，每个人的寿命长短不同，死亡原因各异，有的意外而亡，有的因病去世，没有固定模式，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人会以怎样的方式、在什么时候结束生命，这就体现出命运的无常。小说里的人最后都走向了死亡，没有谁能例外，身份、寿命长短都不能改变这个结局，这就表明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它是每个人躲不开的最终归宿。

2. 社会镜像性

小说的社会镜像性就是说小说像镜子一样，把现实社会里的真实状态、问题、人情百态照进故事里，让读者能从虚构情节里看到真实社会的影子。小说的镜像性能让读者通过故事看懂真实社会的运行逻辑，能藏着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比直白说教更打动人。还能让不同读者都找到共鸣，因为镜子照的是大家都熟悉的生活，不会显得悬浮。

《白饭》这篇闪小说表现了底层失业者的生存绝望与人性扭曲，大业从酒楼副经理沦落为茶餐厅的侍应，茶餐厅倒闭后失业长达两年，只能靠平价烧腊饭果腹，天天在公园看报纸找工作，长期的贫困与失业磨灭了他的温柔。他本是出于善意分给麻雀一勺白饭，看见麻雀放

松戒备，竟生出捕捉麻雀，以此充饥的念头，生存的压力彻底压垮了良善本身。表现了时代背景下底层小人物的无力感，非典时期，一餐温饱都成奢望，一只迷失的小鸟都会被他视为果腹来源，映照了特殊时代下普通人挣扎求生的凄凉。表现出善意在极度的贫困面前不堪一击，短暂的怜悯抵不过长久饥饿带来的本能。他主动撒饭，善待小生命，这份善意极易被生存欲望吞噬，揭示物质匮乏会动摇人们原本良善的本性，道尽贫困对人性的消磨。

这篇小说映射了就业困境的社会现实，很多人面临的求职难题。同时，反映出社会底层人群在生存压力下的艰难处境。麻雀因食物放松警惕被抓，就像底层人在为生存苦苦挣扎时，面对一些诱惑或机会可能因疏忽而陷入更糟糕的境地，体现出社会中弱势群体为生存而面临的无奈与风险，也暗示了社会竞争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现实。这里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他分给麻雀带有善意的饭粒，是困境里仅存的柔软，二是他心中盘算的猎物，捕捉麻雀充当晚餐，白饭成了诱捕弱小的诱饵，温柔的举动底层藏着生存驱使的残酷。

《火祭》这篇闪小说里张民好的小说多年未被出版，担心和后来的电影内容相似，即便他的作品是原创，也可能被认为是抄袭，这反映出社会中文化创作领域对原创作品缺乏有效的鉴别和保护机制，有才之人的成果难以及时得到认可。而妻子将稿纸丢进垃圾桶这一行为，体现出普通人对创作者内心追求和痛苦的不理解，反映出社会中不同人对精神创作价值认知的差异，展现出社会现实对创作者梦想的冲击。

表现了创作者对心血原稿的精神执念与世俗的价值割裂，张民好视小说原稿为独一无二的原创心血，如果影视作品先出来，而没有出版社愿意发行，害怕后世误会自己抄袭，想以焚稿献祭上天，只有神明能辨识文字的原创价值。妻子却只看见一叠废纸，仅顾忌厨房脏乱，随手丢入垃圾桶，两人对文稿的价值认知天差地别。表现了纯粹精神追求在日常琐碎里的轻薄化，主人公怀着极高的精神仪式感，把焚烧稿件当成神圣的祭献，是对创作尊严的守护。但世俗生活只讲求实用与整洁，文学心血在普通人眼中只是占空间、会弄脏环境的废纸，讽刺精神理想难以被日常世俗理解。也表现了创作尊严的落空理想的潦草落幕，世俗眼光对文学原创的漠视。主人公费心构思通过火祭这种神圣方式保全作品名声，却连燃烧的机会都得不到，稿件最后沦为普通垃圾。象征创作者苦心守护的原创尊严，在平凡日常前面不堪一击，理想最后的潦草落幕。

3. 心灵潜流映射

心灵潜流映射是把人物没直接说出口的潜意识心理，像潜流一样藏在情节和细节里映射出来。不是直白地写出作者的判断和评论，而是通过人物的具体行为，让读者摸到藏在表面下的真实心理。它能让人物心理不直白说教，更有真实感，还能藏住表层情节下的暗线冲突，让读者自己挖深层情绪，比直接写心理更有回味，也能让主题表达更含蓄不生硬。陈赞一博士的闪小说能够深入心灵层面，将潜意识中的情感与欲望，以隐晦方式呈现在主题里。

《天窗》这篇闪小说讲述的是，小光被困在狭小的树屋内，仅能透过窄小的天窗看见一小片天空，一只鸟便足以遮挡视线，因此要求爷爷扩大天窗。爷爷没有动手改造建筑，直接带他走进开阔的草地，抬眼便是无边的长空，群鸟在自由的飞翔。

文本里心灵潜流具有不同的层次，表层显性心理，小光心胸狭隘，占有欲强，易怒，把有限天窗等同于自己全部的天空，排斥一切干扰。深层隐性潜流是藏在情节与细节之中，没有直白的心理描写，表现出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人习惯自我圈定边界，将有限的个人视野当作世界全部，一旦外界介入便心生怨怼。爷爷具有隐忍通透的精神底色，不反驳、不辩论，只用行动完成精神引导，内心藏着包容万物的生命观。结尾留白潜流，无边天空与成群飞鸟对照小光执念，暗含生命本就共生共存，不存在独占的私人天空。

闪小说《沉默》的核心意象是沉默，导师的沉默并非拒绝回应，而是一种灵修法门，语言、追问、倾诉代表人心向外求索的执念，沉默与等待代表向内观照，放下执念的修行路径。小说的主题内核是真正的灵修不在于向外索取方法，寻求他人指点，而在于放下对外在答案寻求的执着，在静默中安顿自我内心。

闪小说《沉默》的文本具有双层心灵潜流，学员流动式内在潜流是叙事主线潜流，文本无一处直接描写学员的心理活动，全部依靠问话、倾诉、等待、心境转变的行为流程映射潜意识变化。导师恒定的深层潜流是隐性对照潜流，导师全程无一字，反复的“沉默”是其内在心境的外化映射。他早已勘破向外求索的虚妄，知晓言语教法无

法渡人，唯有借长久静默迫使学员自我放下执念。沉默不是冷漠，是包容、等待、接引的修行本心，潜藏于全程零台词的行为之下，与学员躁动的内心形成持续对冲。

闪小说《沉默》以持续的言语缺席作为叙事核心载体，构建两组对冲的心灵潜流：学员不断发问倾诉的外在行动，映射其向外攀求、焦灼功利的内在执念；导师贯穿全文的恒定沉默，映射其澄明无执、静待观者自悟的修行本心。文本摒弃直抒胸臆的心理剖白，依托重复的时间叙事拉长心灵蜕变的潜流轨迹，将执念消解、内心归宁的精神演化隐匿于表层等待情节之下；文末以无声点头与学员静默目送收束叙事，搁置直白说教，让未言说的深层心灵潜流完成对世俗求索困境的观照与映射，借极简留白拓展灵修哲思的阐释空间。

（二）闪小说的艺术特色

1. 拓扑构型中的对比艺术

拓扑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空间在连续变形下不变的性质，放到闪小说结构里，就是不管情节怎么变，人物关系和对比框架这些核心连结逻辑始终有效。对比作为一种方式，让结构中的不同部分形成鲜明反差，增强布局的精巧感，让整个结构更有张力。

陈赞一博士的闪小说向来都不是仅仅为了讲故事，虽然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叙述故事而体现的，但是他的小说聚焦的不是故事的本身，而是通过浅层次的故事的叙述，挖掘深层次的拓扑构型中不变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很多时候是通过对比来完成的。陈赞一博士的闪小说中经常运用平行对照，嵌套对照，多层对照，形成对比，强化主题，提高

艺术效果。

《淘汰》整篇闪小说采用了平行对照的拓扑结构，何祥胜与何家胜拥有完全一致的人生时间轴，两个人的人生轨迹是统一叙事框架的两条平行线，人生节点一一对应，只在胜负结局上形成两极反转。表层的对比是世俗竞争的两极人生，在世俗里，前者是人生赢家，后者是失意的失败者。在深层反转里，是死亡节点的命运的殊途同归，所有人最终都会被时间老人淘汰，世俗竞争的胜负，在生命的终点失去全部意义。这种拓扑构型中的平行对照强化了结构张力，运用无言对照代替直白说教，镜像对照放大留白意蕴。

闪小说《褪色》体现了嵌套式的对比，外层对比是陆老伯对盆景、对自然的热爱与珍视和儿子一家对盆景的漠视形成大框架的对比。陆老伯为了能种盆景，宁可忍受顶楼的酷热和漏水问题，精心呵护五六十盆盆景，儿子一家随便放置盆景，使盆景或枯死，或濒临死亡边缘。内层嵌套对比，陆老伯自身过去与现在对比，陆老伯对盆景态度与儿子对盆景态度的对比，孙女对盆景和电子游戏机态度的对比。小说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种感情传承的变化展开，通过嵌套对比，突出了随着时代发展、环境变迁，人们与自然的联系逐渐疏远这一现实。通过对嵌套式对比的运用，更增强了小说的层次感，使情感表达更加细腻。

闪小说《乞》中通过三个人物层次的对照，清晰地凸显核心冲突。天真小妹，纯洁无所求的善意。老旺财，功利世俗的旁观者。带金婆婆，固守尊严，宁可行乞也不向儿子低头的底层长者。三人立场、价

价值观完全不同，相互衬托放大主题。作者采用多层次对比的手法，通过物质与尊严的对比，体现了物质需求与精神尊严的强烈反差。通过他人的不解与带金婆婆坚持的对比，进一步强化了物质与尊严的冲突。通过多层次的对比，增强了情节的张力，突出人物形象。

陈赞一博士的闪小说，通过拓扑构型中的对比艺术，在结构上采用平行、嵌套、对照等方式，在人物观念、行动、心境以及场景等多维度设置对比，形成强烈张力，凸显主题与冲突。

2. 话语互动的场域构建

陈赞一博士的闪小说借由对话手段，在文本内塑造出互动场域，人物的观念、情感于其中碰撞，推动情节演进，映射社会关系与心理冲突。闪小说篇幅短小，字数有限，成功的对话描写能够压缩信息，几句话就把人物关系和背景说清，不占多余篇幅。然后能直接立住人物，语气和用词比旁白更能体现性格。还能快速推情节，甚至隐藏反转，同时靠潜台词留足留白，完全适配闪小说短小的体量。对话还能打破全知叙事的单调，让故事更有现场感，读者就像直接旁观场景。还可以藏住主题，不用作者直白说教，靠人物对话自然带出核心思考，还能控制节奏，避免短故事显得拖沓。

闪小说《故事集》运用框架对话结构突出主题，提高艺术表现力。框架对话结构，就是用首尾呼应的对话当框架，中间所有对话都卡在这个框架里，形成闭环，特别适合闪小说篇幅短小的特点。这篇小说以儿子和父亲在墓地的对话展开，开头儿子问，母亲墓碑上怎么写这两行字，结尾父亲回答其他人墓碑上的情况，说这就是他们一生的故

事了，构成了框架对话结构。整个对话都被这两句框住，结构紧凑，还留有余味。通过框架对话，突出了不同人生的不同呈现方式，有的人一生有很多可书写的，有的人一生可能就只有简单几字，引发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框架对话让故事聚焦，没有多余叙述，简洁有力，同时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让大家去琢磨不同人生背后的深意。

闪小说《象棋和飞行棋》通过层层递进对话，拆解两种生命观冲突。一开始，周自力问赖天存为何不下象棋，引出下棋辛苦且可能失败的话题，这是第一层。接着赖天存说不是怕输，而是厌倦每步都要自己负责，对话深入到对个人责任与压力的探讨。之后两人开始了关于输赢和努力的讨论，说到飞行棋简单，又从飞行棋谈到命运，像骰子决定飞行棋走向，就如同命运对人的影响，进一步把主题升华到对人生奋斗与结果的思考，是第二层递进。然后进一步探讨在看似被命运左右下，人还有没有主观能动性，在下棋时的策略选择对应人在生活中的努力。这样层层深入的对话，从简单的棋类差异，上升到对命运和人生态度的思考，紧扣主题。这种方式能使故事内涵丰富，能够增加故事的层次感和深度，也让读者逐步深入思考，增添了艺术韵味，提升了艺术特色。

闪小说《因为他流血》是通过间断对话升华全篇立意，提高表现力。这篇小说开始是李 Sir 受伤时周围人的行动，没有对话，营造出一种紧张又平常的氛围。之后陈 Sir 送李 Sir 去医院回来，和 Miss 周的对话是关键。一开始 Miss 周悄声询问陈 Sir 是否知道李 Sir 是艾滋病带菌者，陈 Sir 平静回应“知道”，Miss 周的追

问 “那你为什么还要替他止血？很危险的啊！” 将对话推向高潮，而陈 Sir 简洁有力地回答 “因为他流血”，瞬间升华主题。前面的平静与后面关于艾滋病带菌者这一敏感身份的对话形成鲜明间断对比，这种处理让读者的情绪也随之起伏。它突出了陈 Sir 超越恐惧、尊重生命的人性光辉，也引发读者对生命、对人性中善良与勇敢的思考，以小见大，增强了故事的艺术感染力，使小说在简短篇幅中蕴含深刻内涵。

陈赞一博士在闪小说创作中，经常通过话语互动的场域构建来凸显主题，提高闪小说的艺术魅力。他通过人物对话来营造出故事发生的场景、氛围以及人物关系等空间。这种话语互动场域的构建，能够让读者快速进入情境。它还能推动情节发展，人物在特定场域下的对话会引发新的情节走向，也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不同场域下人物的话语表现还能展现其性格特点。

3. 意象符码的深层隐喻

意象符码的深层隐喻，就是把一些具体事物或符号，赋予超出其本身的、更深层次的抽象意义。就是将意象作为表意符码，深植于故事机理，以隐喻、象征等手法，勾连现实与抽象概念，传递作品的多义性与哲思。这种手法能让主题更含蓄深刻，不直白显露，比直接说更有韵味。在提高艺术魅力方面，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让读者去挖掘背后含义，增加作品的可解读性和回味空间，使作品更具艺术魅力。

在闪小说《忽然不见了》中木棉作为核心意象，连结记忆与生死。在这篇小说里，木棉树是核心意象。它每年开花、棉絮飞舞，是主人

公多年记忆的承载，和家人一起看木棉的经历，充满美好回忆。而木棉树忽然不见，就如同健康的母亲突然中风离世，二者形成类比。通过这种意象关联，把对树消失的感慨延伸到对生命消逝的喟叹，将记忆与生死联系起来。作者借木棉树的变化隐喻生命的无常，比直接阐述更委婉动人。木棉意象让故事有了情感寄托，增添了诗意与朦胧美，读者能从树的命运中，更深刻地感受到那种生命易逝的怅惘。

在闪小说《装饰》里，圣诞树是核心物像。贾耀程觉得能给破旧的圣诞树装饰掩盖瑕疵，就像他可能认为自己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掩盖自身不足，这隐喻着他对自我的认知与对生活的态度。当他面临工作被辞、女友分手等困境时，圣诞树所代表的那种试图修饰、挽回的心理就更明显了。他对圣诞树的态度，反映出他在生活中想要努力维持、补救的心态，突出了他不甘心、想要改变现状的人物特色。同时，也借此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中常试图用外在去掩盖内在问题，以及面对挫折渴望改变的主题。

在闪小说《人生的寻索》中，陈赞一博士把黑暗作为人生追寻的终极隐喻，在这篇小说中，丈夫不断翻找东西，他翻箱倒柜找东西，拿起存折、钥匙等物品时脸上有笑容，但很快又收起。这些物品代表着财富、家庭等生活元素，可他都不满意，还继续寻找，象征着他对于人生意义的迷茫追寻。夫妻间的对话也强化了这种迷茫，其实他找的是人生的意义，通过这些物品和对话，主题就凸显出来了，也展现出丈夫对现有生活状态不满足、内心困惑的人物特点。当丈夫要踏出睡房时，大厦忽然停电，屋内漆黑一片，这“黑暗”是关键。它隐喻

着丈夫在人生追寻中找不到方向的状态，之前他拿起存折、钥匙等，这些代表物质和身份的东西都没能让他停止寻找，而黑暗的降临，就像他内心深处那种未知与迷茫的具象化。通过黑暗的隐喻，体现出人们在人生旅程中不断追寻却常陷入迷茫、找不到终点的状态，深化了对人生意蕴探索这一主题。黑暗这一隐喻的运用，给故事增添了神秘与压抑的氛围，使读者更能感同身受丈夫内心的困惑，也让小说在简短的篇幅中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韵味，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陈赞一博士闪小说借助丰富的意象构建隐喻体系，以具象承载抽象哲思，拓展文本的精神深度与表意空间。

三、微型小说

（一）主题

1. 宗教信仰与传统思辨的对冲

陈赞一博士是一位基督教中国化的专家，取得了香港中文大学神学硕士、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他以爱超越宗教间的差异，是一位慈悲为怀的智者。陈赞一博士的许多微型小说探讨了信仰与传统的关系，挖掘其在华人社会中的内涵与碰撞。陈赞一博士在华人文化语境下，深度剖析信仰、传统与生死等命题的内在关联及精神张力。通过故事反思宗教教义与仪式，强调信仰的践行与慈悲内核。对宗教意涵进行了哲学思辨性回溯，解构了基督教的教义形式，重塑以悲悯、践行等为核心的信仰伦理。

微型小说《宗教大全》正面阐释了宗教真正内核是慈悲善行，小说跳出了文字教条，完成了整套宗教题材的完整思辨闭环。小说以人

的善行探寻善恶慈悲的答案，那答案就是信仰本质是慈悲善行，慈悲善行是宗教的内核，而非典籍和书本理论。

微型小说《扫墓》写出孝道与信仰的矛盾，传统祭祖孝道与基督教规条的冲突，表现了普通信徒在传统孝道与宗教规条之间的自我拉扯，信徒夹在祭祖民俗与教会规条间的纠结，道出信徒真实、隐秘的精神两难。

微型小说《思念》写出了宗教教条与缅怀亡人的温情对冲，表现了教条不可磨灭的人间思念。探讨宗教教条与人间亲情、爱情的平衡，反思刻板规条对真挚情感的否定。肯定了资深牧者通透区分偶像崇拜与思念缅怀，批判机械死守教条、缺乏共情的年轻神职人员。

微型小说《遗嘱》运用克制平淡的对话，用七年重复的问答铺垫，结尾一句反转升华哲理，信仰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仪式，要活在当下的行动里。警示人们信仰要落实在当下行动，不要寄托身后遗言，不要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来不及兑现承诺的亲情而悔恨。

2. 都市普通人的精神困境

微型小说多取材于日常琐碎，具浓郁生活质感，于文本中映现世态百相。微型小说截取生活片段，以小见大，于细微处洞察生活本质。陈赞一博士作品贴近现实，具有睿智与敏感的特质，有效弥合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鸿沟，精准捕捉生活脉搏与复杂情感，引发读者深度认同。陈赞一博士的微型小说聚焦都市普通人精神困境，如生死、离别、亲情、职场等方面的挣扎。以微观日常叙事为载体，映射都市个体在多重社会关系与生存境遇中的心灵困境与价值冲突。

在微型小说《编修》中的志诚温柔隐忍、困于过往情爱，向内压抑情感。爱而不得的自我困缚，使他困于逝去的回忆，试图篡改记忆来弥补遗憾。在微型小说《何力彬》中的何力彬强势好胜，困于性别的枷锁与职场的枷锁，执念于超越他人、自我压榨，向外疯狂消耗自身。何力彬被执念困住，无法与生活和解，形成一种自我压榨、内卷式的孤独。

微型小说《再活一次》探讨了病痛生死的议题，探讨了生命机会的取舍与人性，小说中的何志生和谢延年都困于肉身病痛，小说探讨了人面对有限生命的两种抉择，是无私放下还是恐惧挣扎。揭示了病痛之下，人对生命机会的两种价值抉择，病痛、医疗资源下的人性取舍。

微型小说《又不是死了爸爸》通过小珍在四叔丧礼上的遭遇，以孩童视角撕开底层家庭在贫困与伦理困境中的虚伪性，生前因四叔吸毒落魄而吝啬一块糖的温情，死后却用“守孝”的传统规训强迫孩子承担形式化责任，母亲“又不是死了爸爸”的直白训斥，彻底暴露了亲情在生存压力与道德偏见下的异化，以及传统礼仪沦为掩盖真实情感冷漠的工具，最终指向对底层社会中人性温暖被贫困与偏见吞噬的沉痛反思。小说批判了世俗的偏见，封建的陋习，以及成人对孩童天性的压制。

《棋棋》这篇微型小说以“棋棋”为核心意象，构建了一场关于现代性孤独与情感代偿的隐喻叙事。何仁蔼从童年起遭遇的人际连接失效，让电子象棋游戏成为填补情感真空的替代品，对被陪伴的底

层心理需求的异化满足。母亲以耽误学习为名的没收行为，本质是传统家庭伦理对个体情感寄托的粗暴规训，而孩子不吃饭不睡觉的极端反抗，则撕开了现代社会中，当真实人际关系逐渐萎缩时，虚拟载体如何成为孤独个体最后的精神锚点，最终指向对技术时代下，我们究竟在依赖机器，还是在机器里寻找丢失的人这一命题的深刻叩问。

在微型小说《五次电话铃声》中的五次电话形成层层递进的价值解构链条，五名获奖者有对次级荣誉的轻慢，有用“旅游”“演唱会”等消费主义活动对文化仪式的置换，最终以冠军黄大明将7000元书券折算现金的功利化诉求推向高潮，彻底击穿了“丰盛人生”文学比赛所标榜的精神价值内核。主办方从期待到无奈的情绪落差，本质是精英文化理想在世俗化浪潮中的溃败缩影，小说通过这种极致的反讽，揭露了当下社会中，当文学荣誉沦为可随意放弃的“鸡肋”、精神奖励需让位于现实利益时，文化信仰的空心化与价值坐标系的全面偏移，最终那声长叹，是对一个时代精神体面彻底崩塌的无声哀悼。表现了文坛的功利化，理想被物质、享乐消解了。这几篇微型小说分别探讨职场内卷、情爱执念、生死取舍、世俗偏见、人际孤独、文坛功利化等议题，以及因为这些原因而造成的都市普通人的精神困境。

3. 展现人性的复杂

陈赞一博士的微型小说借文本构建叙事结构与情感表达体系，诠释人性幽微之处，践行文学对存在本质的审美探寻。在微型小说《信》中，大富等人利用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和贪财怕死心理，炮制“幸运信”。周小姐等收到信的人，既觉得荒谬，又因害怕错过好运

而选择相信。体现出人性中理性与迷信、贪婪与恐惧相互交织，在利益与未知面前，理智易被欲望和恐惧左右，展现了人性在趋利避害本能下的复杂矛盾。

在《火》这篇微型小说里，余烈童年目睹黄太太因贪念财物多次返回火场而受伤，体现出面对危险时人性中对物质的执着。余烈升职后不断追求更大房子和更多火柴的收藏，即便家中失火还想着购置房产与收藏，展现出人性中对物质追求的无止境，以及在欲望驱使下对潜在危机的忽视，反映出人性在欲望与理智间的复杂挣扎。

在《生意》这篇微型小说中，韩参秉持商场唯利害关系观念，体现出人性在利益权衡下的功利性。而他遭遇婚姻破裂、事业崩塌后，又展现出脆弱与迷茫。其不同情境下的态度转变，以及内心深处欲望与失落的交织，隐喻着人性在理性追求与感性脆弱间的复杂徘徊，揭示出个体在社会关系与自我认知中的多面性与矛盾性。

《张教授之死》这篇微型小说围绕张教授之死展开，众人对其死因猜测各异。从情感层面，他与妻子五十多年的深厚感情，在妻子去世后，他形单影只，体现出人性对亲密关系的依赖与眷恋。而经济上被亲戚欺骗，反映出人性在利益面前的贪婪与狡诈。他入住老人院后的孤独，以及老友们因自身事务对他的忽视，揭示出人性在面对他人困境时的冷漠与疏离。这些多面的情节交织，全方位地展现出人性在情感、利益、社交等不同维度下复杂且多面的特质。

在《算不了什么》这篇微型小说中，何可仁与黄伯对建筑地盘死人等事件表现出冷漠与淡然，以“算不了什么”的态度看待生命逝

去，体现出人性在面对他人苦难时的麻木与冷漠。而何可仁遭遇车祸前回忆家人，又展现出其内心深处对亲情的眷恋。这种冷漠与温情在同一人物身上的交织，揭示了人性在对他人命运的漠视和自身情感需求之间的复杂矛盾。

（二）艺术特色

1. 克制零度叙事

曾群英在《死亡死亡·编后记》中说，如果一定要将陈赞一博士的创作进行定位的话，她将会称陈赞一博士为新写实主义的作家。陈赞一博士的新写实主义和内地当时流行的新写实主义的核心都是直面日常真实，但是内地的新写实主要强调消解理想，还原生存本相。陈赞一博士的新写实带着对后殖民都市底层、边缘族群生存状态的精准捕捉，语言和视角都扎在香港的土壤里，算是同一种创作理念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变体。正如曾群英所说，陈赞一博士所写的实，不是现实环境之实，而是人性之实，人生真相之实，人的心灵实境之实。

陈赞一博士的零度叙事也和内地的零度叙述有所不同，内地的零度叙事多是在时代洪流里抽离个人悲喜，用冰冷的事件链条替代抒情。而陈赞一博士的零度叙述扎根香港本土，零度叙事里藏着对边缘人处境的隐性叩问。陈赞一博士在叙事上采用克制白描的手法，以平淡的文字承载深沉的情感，通过日常琐碎的场景构建张力十足的情节架构，形成独特的叙事节奏。

在微型小说《包袱》中，作者聚焦单亲残障育儿的女性的困境，开篇铺垫友人善意的开导，读者以为会迎来片刻的解脱，结尾的火灾

瞬间击碎所有温情，悲剧冲击力非常强烈。作者运用克制留白的笔法，通篇没有激烈的哭喊，只用日常的细碎的压力，结尾回忆一句“觉得智超越越来越重”烘托绵长的悲伤，平淡的文字后劲极强。作者把克制叙事体现于对情节的取舍与节奏把控，没有大肆铺陈的情感与事件的波澜，而是以简洁的笔触勾勒故事的轮廓，让情节在有限展现中蕴含丰富的张力。在零度叙事方面，作者隐去了自身强烈的主观情感倾向，以近乎客观冷静的视角呈现美芳等人的生活片段，如同镜头的真实记录，不做过多的价值评判与情感的渲染，却让读者于平淡的叙述中，自行体悟背后复杂的人生况味与情感的纠葛。

在《剥皮》这篇微型小说中，作者通过孩童纯粹的笑脸，父女间微小的温情，和对鸟儿活体剥皮，逃跑，压榨的冰冷残酷形成对冲，更凸显底层生存的割裂与悲凉。作者塑造了多层众生相，有受害者雀鸟，挣扎谋生的小贩，懵懂的幼女，冷漠的收保护费者，巡查执法人员，心怀善意的路人等，完整地铺展了香港街头底层生存群像。作者整篇小说都在写实，都在作市井白描，全程没有抒情议论，作者没有过多地掺杂自己对事件或人物的主观的情感评判，仅冷静陈述事件的发展脉络，如对人物行为只是如实地记录，不作渲染。作者以一种近乎纯客观的笔触，摒弃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和价值倾向，像摄像机一样把故事场景，人物对话等逐一呈现，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和解读故事背后的深意。

《何月满》这篇微型小说讲述了两个孤独的老人偶然相遇的片刻温柔，作者以平稳的笔调描绘中秋夜小店场景及人物对话，不作过多

的情感渲染。对老人经历的讲述，只是客观的陈述，没有加入主观的感慨。作者在小说中进行的是温柔克制的市井白描，没有激烈的哭诉，只有闲谈对话铺开两人半生漂泊与孤独，以中秋月作为底色，氛围细腻动人，在悲凉底色里保留一丝人间共情。作者采用零度叙事的方法，作者如同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将人物的言行，生活状态如实呈现，不引导读者的情感倾向，让读者从纯粹的故事内容中去体会人物的境遇和情感。

陈赞一博士的零度叙事，是把情绪压在都市玻璃幕墙的反光里，写社会底层人物的日常动作像记录仪器，看似客观，实则每一个无动于衷的细节都在暴露空间挤压下的精神窒息，塑造了底层社会的众生相。

2. 细节意象交织共振

陈赞一博士的微型小说注重生活细节与核心意象的刻画，二者相互交织呼应，以小见大，从微观处映射宏大主题与复杂情感，使作品兼具生活质感与艺术美感。在微型小说里，细节意象交织共振，就是把一些具体细微的描写和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结合起来，让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微型小说中在作细节描写的同时，也把细节描写中所涉及到的意象的象征意义一同挖掘出来，细节和意象融合在一起，就会让情感表达更强烈。它的作用主要是能让主题更深刻，用细节和意象共同发力，把主题展现得更全面。还能增强故事的感染力，让读者更能身临其境，感受作者想传达的情绪，提升微型小说的艺术价值。

在微型小说《无余》中，细节描写如石斑鱼在水族箱里“一下一下撞着玻璃”，这一细微动作展现出石斑鱼对狭小空间的反抗与挣扎。而“水族箱”这个意象，象征着束缚与禁锢。它们交织在一起，表达出对自由被限制的无奈与抗争这一主题。这种交织让文字更具张力，细节让意象更真实可感，意象又赋予细节更深层内涵，使小说在有限篇幅内蕴含丰富情感，引发读者对自由、对生存环境的思考，增添了韵味和深度。

在微型小说《棋棋》中，下象棋的游戏机是核心意象，它代表着何仁蔼的兴趣与内心需求。细节上，何仁蔼多次叫爸爸下棋被拒，这一细节体现出他在现实中的情感交流与兴趣满足的缺失。这些细节与下象棋的游戏机意象交织，表达出小说的主题，个体对兴趣追求以及情感陪伴的渴望，同时反映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缺乏。从艺术特色看，细节让下象棋的游戏机的意象更具生活实感，意象又赋予细节更深的内涵，二者共振使小说情感真挚，以小见大，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主人公内心世界，增强了作品感染力与可读性。

3. 小说的系列联动与互补

在陈赞一博士的微型小说中，各篇小说虽独立成篇，但在主题、人物、背景等方面存在内在联系，形成系列联动的现象。在不同篇目间建立主题呼应与情节关联，从多元视角拓展并深化对人生、信仰等主题的表达层次。微型小说的系列联动，能构建更丰富的世界，让读者对故事背景有全面认知。还可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通过不同故事展现角色的多面性。同时，能增强读者粘性，相似的元素吸引读者持

续阅读，也有利于深化主题，从不同角度反复诠释，给人以更深刻的思考。

陈赞一博士的微型小说《不倒翁》《无余》《鼓盆歌之一：鼓盆歌》三篇系列小说都是围绕生命的主题。微型小说《不倒翁》表面围绕泰山顶怪石像不倒翁般推不倒展开，实际探讨的是生命与死亡。老翁一家想通过推到怪石像获得永生，不断地尝试，却都因石像受伤而离世，揭示人类对永生的追求与生命自然规律的矛盾，也暗示生命虽有终结，其过程中的坚韧也值得思考。微型小说《无余》以动物寓言探讨生死的宿命与活在当下，通过石斑鱼在水族箱中的不同行为及结局，探讨了自由与生存、欲望与现实的矛盾。石斑鱼想冲破水族箱追求自由却失败，反映了个体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在现实束缚下的无奈；人们对石斑鱼的态度也揭示了人性中对异类的复杂心理。微型小说《鼓盆歌之一：鼓盆歌》围绕“鼓盆而歌”这一行为，探讨了对生死的不同态度。通过庄子的故事，展现出一种超脱生死、顺应自然的豁达观念；而韦瀚章的故事则体现出对亡妻深切的眷恋与不舍，反映出普通人面对亲人离世时的痛苦与怀念，二者对比，突出了生死观在不同人心中的差异。

这三篇微型小说相互联动之处在于都围绕生命主题，《不倒翁》的生命延续追求与《鼓盆歌》对生命终结看法互补，一个求生，一个达观看待死亡；《无余》中石斑鱼生存困境又与《不倒翁》里人物为目标不断尝试相呼应，都在讲生命在困境中的选择。互补在于，《不

倒翁》重生命目标探索，《无余》侧重生命当下挣扎，《鼓盆歌》关注生命终结态度，合起来丰富了对生命从追求到终结全过程的思考。

又如《路》《服侍》《张教授之死》这三篇微型小说，从主题上看，都是属于老年人生的写实，都是围绕着人生的晚景展开。都以简洁的叙事勾勒人物生活的片段，没有过多的铺陈，像用素描的手法，虽笔触简单却能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的命运轨迹和情感脉络，这是它们在创作手法上的内在联系。

微型小说《路》中仲仁与健行退休后的交流，感慨人生梦想与现实，聚焦普通人一辈子梦想的消逝，人生可能性逐渐消亡的悲剧，书写了时光与病痛对普通人的双重碾压。微型小说《服侍》中玉珍婆婆和顾庭公公相互照顾直至一方离世，体现的是一种相伴的情感，书写老年相伴共生的温柔与失去。微型小说《张教授之死》里张教授因生活困境、孤独等走向死亡，批判了旁观者的冷漠酿成了老人悲剧。都体现了老年人在生活、情感、经济等方面面临的不同境遇，共同勾勒出老年生活写实的图景。都在探讨人生的境遇与生命的走向，是对人生不同阶段状态的呈现。

在互补方面，《路》侧重于老人对人生历程的回顾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思考，精神层面的内容居多；《服侍》展现了老夫妻间相互扶持的日常细节，突出情感陪伴与生活照料；《张教授之死》则聚焦于老人在经济困境和孤独感下的悲剧结局，反映出社会支持与情感慰藉对老人的重要性。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老年人生活写实，共同构成了老年生活复杂多面的模样。

这样的小说系列联动与互补的情况在陈赞一博士的微型小说集中非常多见，有的是主题上都围绕同一类社会现象展开，有的是人物上，不同篇目中同一角色会有不同阶段的故事；有的背景则是共享同一个大的时代或地域背景，让这些微型小说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陈赞一博士的短小说能够扎根日常的生活进行选材，把抽象的情感压在具体的小瞬间中，用简洁的文字传达生活的感悟。对小说进行本体的探究，具有社会的镜像性，也表现了心灵潜流的映射。作者运用拓扑构型中的对比艺术，构建话语互动的场域，深挖意象符码的深层隐喻的本质意义。阐释宗教信仰与传统思辨的对冲，表现都市普通人的精神困境，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作者运用克制零度叙事，运用细节意象交织共振的方法，通过小说系列的联动与互补升华小说的主题，提高小说的艺术魅力。

陈赞一博士的短小说与内地短小说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又具有很多不同点。他的短小说与香港本地的短小说相比，也具有鲜明的特色。不论从主题上看，还是从艺术而论，陈赞一博士的短小说都是上乘之作。值得读者深入阅读，并思考其社会与人生的深刻意义。值得短小说创作者进行深入研究并借鉴，也值得业界研究者不断地细致研究。